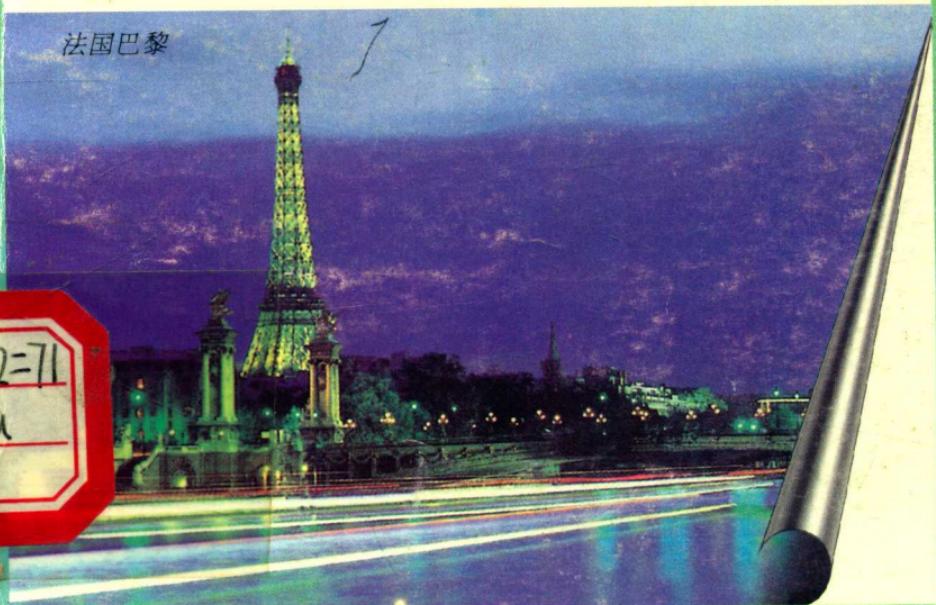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8辑

徐悲鸿小传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8辑

徐悲鸿小传

晓慧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 邱江生

封面设计 章 雯

中外名人小传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 8 辑

徐悲鸿小传

晓 慧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 8 辑

787×1092 毫米 1/32 70 印张 1100 千字

1997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*

ISBN7-80521-850-1/K·120

定价：80 元（全 20 册）

目 录

一、少年磨难	(1)
二、上海奋斗	(8)
三、留欧八年	(20)
四、故国烟雨	(36)
五、展画游苏	(53)
六、抗战忠诚	(61)
七、川蜀风云	(73)
八、北归守平	(88)
九、首之瞻处.....	(101)

一、少年磨难

1895年7月19日，江苏省宜兴县屺（音ji）亭桥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出生了个婴儿。他，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画家的徐悲鸿。

宜兴是江苏的一个小县城，有四乡八镇，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。宜兴的紫砂陶壶，更是名闻天下，用宜兴砂壶泡出的茶，茶汁的色香味都能被完美的保持，夏天茶叶在宜兴砂壶里就是放过了一夜，第二天也不会变馊，雅人高士，都常常以能用宜兴砂壶品茗而感到惬意欣然。

宜兴的山水幽雅秀丽，相传苏东坡在江苏常州做太守时，就经常跑到宜兴来游玩，据说还在宜兴的一个叫阳羡的地方买了几亩田，预备老了之后到这里去耕读自乐。流风遗韵，绵绵不绝。

屺亭桥镇离宜兴县城不远，位于烟波浩渺的太湖之西，距太湖有三十多里。屺亭桥是一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镇，房屋沿河而建，跨在河上的一座石拱桥，就叫做屺亭桥。滨河人家民风古朴，大多以农为业。徐悲鸿一家就世代生活在这个地方。

徐悲鸿的祖父是一个勤苦老实的人，人称砚耕公。太平天国革命期间，农民起义的风暴也刮过了这个小镇，砚耕公的房子也在战火中化为灰烬。砚耕公回家之后，生活几乎难以维持下去，辛辛苦苦地做了十年工，才在河桥之侧盖起了一座小屋，遮风避雨，劳作生息。徐悲鸿的父亲就是在这间小屋里出生的，若干年后，徐悲鸿也诞生在这间小屋里。

徐家的世居之所的环境十分优美，徐悲鸿在他后来的《悲鸿自述》里对此作过传神的描述。他这样写道（译文）：我们居住的房子虽然简陋，而我的父亲却欣慰地觉得有南山作为屏风，塘河如带相绕，日月霜雪都增添了水乡的美丽。砍柴打渔的人互相为伴，鸡鸣狗叫，此唱彼答，真是大自然给了我们无数的丰美之景啊。”其实，这也正是徐悲鸿对家乡的赞美。

徐悲鸿的父亲叫徐达章，天性聪颖，虽然生长在穷乡僻壤，家境贫寒，但从小就喜欢绘画，鸡、犬、牛、羊、林、树、猫、花，见什么就爱画什么，尤其是喜欢画人物。就靠着这样的刻苦自修，徐达章成了当地一位知名的画师。对书法、篆刻、诗文，徐达章也颇有其长，屺亭桥附近的许多寺

庙都曾请他去挥毫留字，现在流传下来印章有“半耕半读半渔樵”、“读书声里是吾家”、“儿女心肠、英雄肝胆”等若干枚。他曾经画过一幅《松荫课子图》，画中悲鸿正坐在课桌前朗朗读书，达章公手持一鹅毛扇坐在悲鸿身后怡然而听，人物肖像工整传神。在《课子图》上，他曾题有一首诗，诗中有“无才济世怀惭甚，书画徒将砚作田”、“落落襟怀难写处，光风霁月学糊涂”等句，表现了他的一种生活态度及志向情趣。

父亲的行为品格，给幼小的徐悲鸿很大的影响。六岁的时候，徐悲鸿便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读书，七岁的时候，跟着父亲练习书法时，便想学习画画。问父亲，父亲没有同意。但想画的念头一直在徐悲鸿的心中挥之不去。

有一次，徐悲鸿父亲的一个朋友画了一只小老虎给徐悲鸿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便把这张画贴在了自己的床头。第二天，他便照着画上老虎的样子再加上自己的一点想象画出了一只老虎。不久，父亲发现了徐悲鸿画的老虎，问徐悲鸿道：

“这是什么呀”

“老虎”。徐悲鸿高兴地回答说。心想，父亲该会夸他几句了。谁知父亲看了一会，只淡淡地

说道：

“这哪里是老虎，倒象一条狗了。你没有见过真的老虎，怎能画得象呢？”

父亲的话语重心长，末了还对徐悲鸿说：“你应该勤于读书学习，等读完了《左传》，才可以开始学画。”

于是，在父亲的指导下，徐悲鸿九岁时就读完了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易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四书》、《左传》。此后，徐悲鸿便开始学画了。

徐悲鸿学画的条件十分艰难。没钱买纸，他就从旧货摊找人家用过的旧帐本，翻折过后来画。为了画好马，他就追赶上行进中的马车，观察马在活动时的神态动作。江南水乡的马并不多见，少年徐悲鸿只要一有机会见到马，总要跟上马车或骑马的人跑上一段，摔了跤、磕破了皮，爬起来还要跑上去观察，十分入迷。这为他日后画马打下了初步的观摩基础。

徐悲鸿十三四岁的时候，江南兴办学堂的风气十分盛行，不仅富家子弟可以入得学去，就是家境尚可的人也都要送子弟入学堂。徐悲鸿的家庭较为贫寒，他虽然心中十分羡慕学堂中的学习生活，但始终不能跨其门而入。许多亲友都来劝

徐悲鸿的父亲送悲鸿入学，说：“画画只是在吃空心饭呀，怎么能靠它来维持生活呢。”达章公听到这些话，心中十分难受，但家境如此，无力送养悲鸿入学。徐悲鸿便也只好在家读书习画，并时常跟在父亲后面售字卖画，谋食江湖了。

时间如流水，慢慢地消逝着。徐悲鸿跟着父亲外出谋生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。从十三岁开始，徐悲鸿便和父亲外出卖画，他们沿着太湖而行，沿途给人画肖像、画山水动物、画动物屏条、刻图章、写春联。太湖碧波万倾、白帆闪闪的美景给了徐悲鸿无比美妙的暇想；沿途的天灾人祸官富民贫也给了徐悲鸿深深的刺激，让他初步认识了社会。

十五岁那年，全家人省吃俭用，母亲亲手为徐悲鸿缝制了一件绸衫，目的是好让他去参加亲戚的一个婚礼。母亲对悲鸿说：

“我没有出嫁的时候就养蚕，我自己没有穿过绸衣，我们家里也没有人穿过绸衣。但我有一个心愿：要给我的头生子缝件绸衫。”

现在，徐悲鸿穿上这件绸衫了。走时，母亲还再三叮咛他要小心。他穿着绸衫虽然不自在，可毕竟是母亲精心制作，十分合体。但就是在这次

亲戚的婚宴上，邻座的一位客上燃烧着的香烟头掉在了悲鸿的绸衫上，人多心乱，悲鸿一直没有发觉，等悲鸿觉察到焦烟扑鼻时，崭新的绸衫已经被烧了一个大窟窿。徐悲鸿为此感到特别恼火，回到家脱下绸袍后，感到愧对母亲，发誓说今后再也不穿绸衣、不吸香烟。果然，后来徐悲鸿始终践诺如斯。一生中再也没有穿过绸衣，即使常有学生或朋友送他绸衣，他也从来不穿。同时，他还特意请朋友给他刻了一方印：江南布衣。

十七岁那年，长期流浪的生活使徐悲鸿的父亲染上了重病，全身浮肿，极度虚弱，不得已而回到了家乡。父亲沉疴难拨，徐悲鸿便毅然担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。当时，他的画名已经远播四乡，宜兴县的初级女子师范、思齐小学、彭城中学都来聘请他去担任图画教师，悲鸿全都接受了聘书。为了家庭，他不能不这样做。三个学校彼此之间的距离有五十多华里，虽说在江南水乡可以以船代步，可悲鸿为节省，全是步行。他常常午夜起床赶路，健步如飞，一口气可跑三十里去学校上课。初级师范在宜兴县城，其它两所学校在乡下，悲鸿有时从城里赶到乡下去上课，路过家门都没有时间进去一探。如此这般，整整两年。

在这个期间，徐悲鸿为了不违逆重病之中的父亲的意愿，被迫与邻村的一位贫寒的农家姑娘结了婚。婚后生了一个孩子，取名“劫生”。这个妻子体弱多病，不久后就去世了，劫生也因出天花而夭折。徐悲鸿原名寿康，改称悲鸿，也是他在这个时期给自己取的名字。

父亲达章公的病前后拖了两年，终于在徐悲鸿十九岁那年去世了。为了埋藏父亲，悲鸿曾含泪给一位在邻县作小商的长者写信借钱，悲鸿在信中写道：……今临穴有期，欲世伯代筹二十元，使勿却者，则悲鸿镂骨铭心，愿化身犬马而图报耳。

在这位老者借来钱后，悲鸿简单地安葬了自己的父亲。悲鸿后来曾回忆过这个时期他家中的情形（译文）：家里没有一点积累，弟妹众多，负债累累……心烦意乱，对此环境，黯然神伤，眼看着自己年龄渐长，却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前途，面对着之父的遗像，只有哭泣。……

但徐悲鸿毕竟是徐悲鸿。在把父亲的丧事料理完毕之后，他毅然辞去了三所学校的教职，要外出闯荡发展了。

他的目的地是上海。

二、上海奋斗

1915年夏天，二十岁的徐悲鸿穿着一件蓝布长袍来到了不夜之城——上海。徐悲鸿来上海前，曾收到他的一个热心同乡、时任上海公学教授的徐子明先生的信，说他的作品很受上海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先生的赏识，信中催他快来上海。

可来到上海后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徐子明先生和徐悲鸿来到了复旦大学的校长室，李校长把徐子明拉到一边嘀咕开了：

“画还说得过去，可这个人看起来还象个孩子，如何能工作呢？”李校长对徐子明说。

“他身体是单薄点，可是只要他有才艺，你何必计较他的年龄呢？况且，他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青年呀。”徐子明抗解道。

“不好办呀！徐先生。”李校长双手一摊，显出了一付爱莫能助的模样。

徐悲鸿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，从头到脚象被泼了一盆凉水，心骤然地沉了下去。

不久，徐子明应聘去了北京，徐悲鸿在上海职业无着。寒冷和饥饿威胁着他。

一天，徐悲鸿收到徐子明从北京寄来的信，介绍他去找商务印书馆《小说月报》的编辑恽铁樵，请他帮帮忙，给徐悲鸿找个差使混碗饭吃。

徐悲鸿拿着自己的画和徐子明的信立刻就去找恽铁樵先生。恽先生看了信，接过画，看了看又说：

“我看嘛，画得蛮好，画插图绰绰有余。你不妨再画几张插图来，我请国文部主持人看看。”

过了几天，徐悲鸿如约把认真画的几幅插图送给了恽铁樵。当他再去打听消息时，恽铁樵高兴地告诉他：

“事情已经办成了！商务印书馆同意让你担任给中小学教科书画插图的工作，日内便可以搬到商务印书馆宿舍里住宿。”

悲鸿太高兴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他马上给母亲写了信一告平安。又给北京的徐子明写了信，感激他的荐引。

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。

当徐悲鸿再次见到恽铁樵时，恽铁樵对他说了一句：

“事情绝望了！”

徐悲鸿接过自己送去求聘的插图与画，只见

画外包着的纸上写道：“徐悲鸿的画不合用。”署款人是庄伯俞，当时商务印务馆国文部的负责人之一。

悲鸿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。

沦落上海，家贫人贱，饥寒交迫，使徐悲鸿一度想扑进黄浦江里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但他终于没有这样做，他对自己说：“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能够自拔，才真的不算懦弱。”于是，他挺了过来。

可是，他寄宿的旅店因他欠交房钱而逼他走人。徐悲鸿留下自己的行李做抵押，离开了旅店。此时，已是深冬时节了。

第二年春天，徐悲鸿在上海，寄居在他的宜兴小同乡黄警顽的舍室里。黄警顽在商务印务馆里当差，是一个热心肠的好人。

一天晚上，徐悲鸿与黄警顽胼足而眠，他对警顽说：“这样下去，不是办法，我也着急，你看哪里需要画画的，不妨再试试。”黄警顽一拍脑袋，道：“我忙糊涂了，你看，现在时兴武术，人们都在学‘谭腿’，你不妨画一套挂图，准有人买。”

徐悲鸿花了半个月时间画好了一幅“谭腿”挂图，很得中华图书馆经理叶九如先生的赏识。在

此后不久，悲鸿画过若干幅钟馗捉鬼图，以抒心中不平之气，还画过两幅仕女图，那是捐赠给孤儿院和聋哑学校的。

徐悲鸿是一个力求上进的人，不管生活有多艰难，一有机会，他都会求师问学，以增技艺。他听说有一位叫周湘的油画家，功底深厚，且乐于助人，于是他便多方打听，找到周家，登门求教这位很少抛头露面的油画家。

见面一谈，周湘很赏识徐悲鸿，说：

“我见过的青年画家不少，但象你这样见识不一般的人还不多”。并嘱徐悲鸿将画送给他看。

当周湘看过画，尤其是看到悲鸿的画的扬鬃奋蹄的马后，赞不绝口：

“气热磅礴，简淡高逸，妙！可称为上乘之作。”并问徐悲鸿为什么如此喜欢画马。

徐悲鸿说：

“马与人们关系密切，它吃的是草，给人的却是莫大的力量，任人驱驰。而且勇猛腾跃，奋进向前。”一段话大气淋漓。

周湘大力激励徐悲鸿，使他一振奋进奔驰之心。

然而，清贫困苦的生活依然在紧随着他。黄

警顽也只是一个职员，徐悲鸿不愿再拖累他，便悄悄地离开了。

这个时候，又有谁能帮助徐悲鸿呢。

就在徐悲鸿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的又一个做蚕茧生意的宜兴同乡唐先生遇见了他，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，把他领到了自己住的小旅馆中，积极地为他筹谋生计发展。

就在寄居在唐先生那里不久，徐悲鸿就遇到了一位黄震之先生。

黄震之是个富商，是来找唐先生谈生意的。不料唐先生不在，黄震之烟瘾难熬，便坐下来抽烟等人。就在那烟雾缭绕之中，他无意当中发现墙上挂着的一幅徐悲鸿的画。看得入神了，趋前奔后，品味不尽，不竟脱口赞道：

“呵！好一幅奔马图！”

转过头来，黄震之问徐悲鸿：

“请问，你知道这是哪位画家的手笔吗？”

徐悲鸿礼貌地应道：

“是我画的。”

黄震之一听大惊，肃然而道：

“看你还象个少年，想不到竟有如此绝技，我想买下这幅作品，你能卖吗？”

原来，黄震之也是一个爱画如命的人。徐悲鸿向他说明墙上挂的那幅画已经送人，不能出卖了。

黄震之茫然若失，不过他不肯轻易放手，恳请徐悲鸿为他再画一幅，酬金好说。徐悲鸿只好抱歉地说：

“黄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我近日即将去北京谋生，没有时间作画了。”原来，徐悲鸿与唐先生曾商量过，唐先生也觉得北平可能更有利于他的艺术发展。

黄震之大吃一惊，说道：

“北京现在正是天寒地冻的时候，我看你身上衣服单薄，不足以抵挡严寒，还是留在上海慢慢设法吧”。言语之间，颇含关切之情。

随后，黄震之便邀请徐悲鸿到他那里去住，悲鸿同意了。

黄震之在上海主持一个名叫“暇余总会”的俱乐部，他常和一些商人在这个地方聚赌、吸食鸦片。夜间，这里是灯火通明，赌徒们一掷千金，徐悲鸿便出门溜达，后来找到了一间夜校去补习法文；白天，这里却是赌徒散尽，鸦雀无声，徐悲鸿正好可以扑在宽大的赌桌上挥毫作画。